

## 星期文库

南宋诗人故事之四

## 能臣与名士

晏建怀

如果要论宋代经历最复杂、行业跨度最宽泛、最能顺从自己心意去拓展人生的名人,范成大算一个。他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,从政三十多年,南至桂广,北使幽燕,西入巴蜀,东至沿海,所到之处,创义役、兴水利、减赋税、赈饥民,政绩卓著。居庙堂而为能臣,处江湖而为名士。

范成大,字致能,号石湖居士,平江吴县(今江苏苏州市)人。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(1154),范成大中进士,初任徽州司户参军,历多地知府知州,做过太子的老师,代表朝廷出使金国,官至参知政事。五十七岁时,他以病乞祠归养,隐居苏州石湖之畔十数年,优游而终。

范成大以诗名世,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,存世一千九百多首。如果对他的千余首诗细细分类,主要有三个方面:一是使金见闻诗。使金途中,他将在沦陷区的见闻和感触付诸笔端,写下七十二首使金诗,那山河破碎的景象,人民困苦的生活,百姓对王师北伐的盼望,在诗歌中如图景一样徐徐展开,表达了他深沉的爱国思想和忧民情怀。例如他经过北宋故都汴京天汉州桥时所作《州桥》:“州桥南北是天街,父老年年等驾回。忍泪失声询使者,几时真有六军来?”虽然不一定真会有沦陷区百姓拦下宋使追问王师为何不打回来,但读诗的人都能感受到,这是真正的遗民心声。

二是隐居田园诗。范成大晚年隐居石湖,写了不计其数的田园诗,描写了农家田园牧歌式的生活,展现了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其中,淳熙十三年(1186)作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组诗成为他最有名、最经典、最有影响的诗篇。钱锺书在《宋诗选注》中说《四时田园杂兴》组诗“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”,为“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”。

三是忧心稼穡和民生疾苦的诗歌。如《催租行》:“输租得钞官更催,踉跄里正敲门来。手持文书杂嗔喜:‘我亦来营营归耳!’床头悭囊大如拳,扑破正有三百钱。不堪与君成一醉,聊复偿君草鞋费。”范成大在诗中,描写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地保,在老百姓已经交租的情况下,还跑来查看交租“文书”,狐假虎威,乘机敲诈。在诗人的笔下,官府爪牙的常态和丑态毕现,批判了官吏的横征暴敛和巧取豪夺,表达了他对频受盘剥的老百姓的深深同情。

范成大任过多地知府知州,所到之处,政绩不俗,堪称治世之能臣。但孝宗首鼠两端,加上范成大倔而直,终不能尽才。淳熙十年(1183),范成大告病,退养石湖,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间,他成了一介名士。

墨画,和花样繁多的各式冰箱贴。店内的人不少,让小店里狭小的空间,有些拥挤。大多数人买这两类。买冰箱贴的,比买兔儿爷的人多了不少。

也不能全说是人们喜新厌旧。冰箱贴这类小玩意儿如今确实流行,售卖的地方也不少,但他家的冰箱贴格外有创意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老式图案和材料,而是和新老北京密切相关,并能将两者连接在一起,充满活泼的想象力。

我也买了两个冰箱贴。一个是把老北京的水墨画印在冰箱贴上,是一幅鼓楼雪后图,红墙白雪,色彩明快;一个是北京104路无轨电车路线图(小店有很多其他线路的无轨电车可供选择,店家告诉我,这些线路是访问众多人之后定下的)。

冰箱贴虽小,但一站站的站名清晰可见;而且,上面的无轨电车是可移动的,从崇文门到和平里,可以一站站驶过。四十多年前,我家曾住和平里附近,出门总要乘坐104路无轨电车。怀旧感,让逝去的老北京和逝去的日子,一站站,又缓缓驶回到眼前。



## ●老树画画

平然

老树

江湖行走,  
悲喜参半。  
平然视之,  
睡觉吃饭。

如今,在北京现存的街巷里,我还真没见过有这样专卖老北京兔儿爷的小店。想当年,兔儿爷曾经是老北京中秋节的形象代言人。中秋节前后,北京城里的街面上,会摆出大小摊子卖兔儿爷,大小兔儿爷堆成小山一样多。小孩子们像春节得买一大串糖葫芦或风车一样,买一个兔儿爷带回家。清末竹枝词说:“瞥眼忽惊佳节

## 老街小店

肖复兴

近,满城争摆兔儿山。”现在,兔儿爷,已经成为老北京民俗文化的一个象征物,不仅在中秋节前后亮相,而且可以常年出场,为老北京文化站台。

另一家新店,店面不大,名头不小,叫做“京味儿时代公司”,远不如小店门上的招牌“京味拾光”,更简洁生动。它专卖自己新开发的有关老北京的文创品,其中最突出的,是北京风情的水

也要第一个冲出来,告诉这城市:春天来了。你看那满树的花,朵朵向上,没有一朵垂头。这哪里是花,分明是一种姿态,一种“勇立枝头”的风骨。古人说它“霓裳片片晚妆新”,我倒觉得,这哪里是晚妆的新人,分明是冲锋在前的将士,披着一身银甲,第一个撞开了春天的大门。

它不比桃花的娇艳,不似牡丹的雍容,在晨光和月色里,甚至有些清寂。可你若走近了,便能闻到那股幽香,淡淡的,若有若无,却又是那样真切。它不事张扬,不慕浮华,骨子里却自有一份笃定,一份暗香浮动的情怀。平日里看不出什么,紧要关头,那股子劲儿就上来了。

又在梅园邂逅那位花工,一头银发的他,在白玉兰树下眯缝着眼睛仰望。他的话短,却有几分哲理:“白玉兰花期短得很,一场雨就谢了。可它偏要在最冷的时候开,开得你心里热乎乎的。”他顿了顿,又说,“年复一年,替咱们守着那个关于春天的约定。”

是淘气的鱼儿跃出水面,才会激起一圈圈波纹。这时人们才惊觉,原来那晃动的下方是河水!可没过多久,细小的波纹便悄然消散,水面又恢复了最初的宁静。

暮春时的窝头河最是丰饶。蒲公英从河坡漫到堤顶,金黄的花盘跟着

## 春风又绿“后花园”

石绍辉

风滚成小伞;紫云英沿着水边长成紫色的绸带,蜜蜂嗡嗡着钻进去采蜜;连从前光秃秃的河心岛,也冒出几丛野蔷薇,粉白的花朵朵儿缀在刺藤上,像谁粗心遗落的胭脂扣。河水温柔地映着蓝天白云,映着两岸的绿树红花,连老柳树的影子都揉碎在里面,晃成一河的诗。

那天,在杨梅竹斜街,见到两家小店。杨梅竹斜街是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,两家小店是新开的。

过去的老北京,胡同多,这样的小店也多,遍布在大小胡同中,卖些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、小药小菜之类,和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。居住在胡同里的人们,抬脚就到,小店和人们,相互依存,彼此熟悉,关系密切,犹如邻里。

如今,开在胡同里的小店,几乎都是网红小店,销售的对象,是逛胡同的人,美其名曰“citywalk”必备打卡点。这也可以理解,因为胡同改造后,大多原来的居民已经搬离,即便还有少数人住在这里,想买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,也只有去超市了,传统意义上的小店,几乎绝迹。

杨梅竹斜街上,这两家小店很醒目,网红色彩浓郁。一家小店,没有牌号,专门经营老北京的兔儿爷。两扇落地玻璃门扉,一扇贴着三块菱形红纸,上写“兔儿爷”三个大字;另一扇分成几格,摆放大小不一的各种造型的兔儿爷,活灵活现,别具一格。门楣上有块横匾,写着“老北京兔儿爷”楷书大字。

这一阵,报纸上已有白玉兰的图片在报道春天的信息,网络上也常见端着长枪短炮者在玉兰树下追寻。可家对面梅园旁那几株,却不动声色地蛰伏着。毛茸茸的花苞,像蘸饱了墨的笔头,裹着一层灰绿色的绒衣,迟迟不肯绽放。我不急——听熟识的花工说,再过两天,她就会从枝头开到你心头。直到今天去遛弯,那一树雪白猛然撞进眼帘——全开了!

其实在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,春天从不可缺少颜色。过些时日,桃花会红,牡丹会艳,它们一朵朵争着抢着,要把整个春天都染遍。可白玉兰偏偏不凑这个热闹。它在乍暖还寒时就开了,开得那样早,那样急,以至于枝头还光秃秃的,连一片叶子都没有。那满树的花,没有绿叶的衬托,就那么直愣愣地朝着天空,一朵一朵,都昂着头,谁也不肯低下。

我常想,人们爱它,大约不因为它洁白如玉,更因为它骨子里的倔强——敢为天下先,哪怕寒意料峭,

## 枝头春信

金洪远

春风柔柔地吹,沉寂了一冬的窝头河,像被谁揉开了惺忪的睡眼,连波纹里都漾着新绿。柳树是窝头河的报春使者。河岸那排老柳,入春前还是黑黢黢的枝条,不出旬日,便爬满米粒大的芽苞。先是米黄,再转嫩绿,最后蓬蓬松松垂下来,风一吹,就把河面染成流动的绿雾。

窝头河的水清澈得格外出奇。平日里,水面平静如镜,恰似“潭面无风镜未磨”,满是安宁与温柔。

一轮红日从东方缓缓升起。随着太阳渐渐升高,瓦蓝瓦蓝的天空、岸边扭着纤细腰身的碧绿垂柳、高耸入云尽显威武的参天白杨,还有五颜六色的各色野花,纷纷倒映在水中。水天交融,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哪里是水,哪里是天。若不是河面上漂浮的树叶,几乎察觉不到河水的流动。偶尔有调皮的孩子捡起一颗石子投向水面,或